

土改後農村新景象

新華書店總發行



土改後農村新景象

徐華亭居士總分店

編輯部

書號：F 238 (21-85)

土改後農村新景象

編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編輯部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10,000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

目 錄

土地改革三年後的北滿農村·····	田 流 (一)
幸福的東北農村·····	田 流 (二〇)
普通一村·····	吳少琦 (一九)
農村紀實·····	吳少琦 (二四)
東北農村一月見聞·····	孔慶舉 (二四)
從克山縣互助村農民住房看土改後農民生活·····	馮 明 (三〇)
京郊六郎莊農民感謝毛主席·····	劉曉光 (三七)
土地改革後的京郊農村·····	蘇 予 (四一)
山西老區農村訪問記·····	趙有福 (四六)
新溝幫變了樣·····	馬 明 (五一)
	豐 平 (五一)
	葛雨生 (五五)

泰縣翻身村新景象·····	一粟(六)
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婦女·····	陳伯仲(奎)
	王大海(奎)

土地改革三年後的北滿農村

田 流

最近，我訪問了北滿草原上的農村。從這村到那村，村村都有一個新鮮的名字：解放村、翻身村、民主村、富裕村……。一打聽，原來這些新鮮的村名，都是實行土地改革時農民們自己起的。『如今村莊是自己的了，得給它起個咱自己的名字。』農民們說，在早先連村莊都是地主的；張家地主住在這村，這村就叫張家園子；李家地主又把他住的村莊叫做李家屯。農民們沒有自己的土地，沒有自己的房屋，連自己是那村人全說不上，不論什麼時候，都會被地主拿棍子趕出去。住在村裏就像住店——連住店都不如，勞折了脊骨累彎了腰，一年到頭也得不到溫飽。解放了，翻身了，民主了，富裕起來了。農民們開始過着新生活，農村也便有了自己的新名字。

『我們從沒吃沒穿的奴隸，變成了富裕的新社會的主人。』黑龍江省農業勞

動英雄王治儉，今年「七一」給毛主席報告生產的信裏這樣說。他和村裏其他九個人組織了一個換工生產小組，今年開了三十四畝（註）荒地。現在他這一組每個人平均種着十畝地。今年春天人民政府貸給他們一全套蘇聯馬拉新農具，生產力提高了。今年的莊稼要作到五畝（鋤草）五畝（培土），「保證每個勞動力收穫五十石」（按標準糧——高粱計算，每石四百五十斤）。他給毛主席的信上說：「爭取六十石。」老王是黑龍江省訥河縣國裕村人。早先，他村三百戶人家倒有二百二十三戶農民沒有土地和房屋，十四家地主就把土地佔去了一大半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後，經過這兩、三年來的積極勞動，村子裏十家已有七家過上豐衣足食的中農生活了。這兩年村裏蓋了二十三間新房子，買了九十五匹馬、八十輛大車，開出一百二十多畝荒地。上年莊稼長的好，一畝地收了四石四斗八，比一九四五年，一畝地多打了一石二斗六。也難怪如今國裕村人人都穿得整整齊齊的。

註：每畝三千六百方步，等於十五市畝。

去年一年他們村就買了三百八十多疋布，大人孩子都算上，一人平均二丈八尺多。就像李德明吧，早先成年給地主扛大活（作長工），窮的啥也沒有，一年到頭『搵身借糧』過日子；如今有了十垧多地，二馬一車，還娶了個好媳婦，樂樂和和的日子過的挺美。

人們都在這樣說，土地改革後，『地氣也變了』。誰說不是呢？就拿肇源縣農業村王振堂住的四合屯說吧，一九四七年七十二垧地，收了一百七十九石糧，第二年還是那些地，却收了四百八十石；去年雖說遭了大旱災，『年景差遠啦！』但還是收的比上年多，打了五百一十石。給地主扛了三十二年長工的王振堂對這事摸的最清楚。他說原先是給地主幹活，成年的拚死拚活，到頭來還是挨凍受餓，種地也就懶了性啦，剷苗時好的剷掉壞苗留着，鋤頭砸壞了樂得歇一會，莊稼怎麼會長得好？如今多收一棵，自己多落一棵，誰全放滿勁的往前幹。

這次我去訪問該村是下午到的，因為走了一天路，很乏，很早地就睡下休息了。好像剛剛睡着，就被老王叫了起來，說是吃早飯。看看錶才四點鐘，心裏難

奇怪，因為是初次來北滿農村，不知此地老百姓的生活習慣，只好起牀。走在街上——冷清清不見一人，看看各家——也都靜悄悄關門閉戶。我當時想：『人們都還睡着，老王却叫我吃早飯了。』幾次想問，幾次又憋回去了。兩天後才知道，原來老鄉們『黑古冬冬』的就吃罷早飯，天朦朧亮就下地了，前天還是老王專爲照顧我，才讓我四點鐘吃早飯的。這裏的農民，不像華北一樣，中午有『歇晌』的習慣。他們中午回家吃飯，吃罷飯馬上又下地去，再回來已經是下午八點鐘左右，天已漠漠黑了。我計算了一下此地農民的勞作時間，每天最少也有十六個鐘頭。爲這事，我曾問過該村支部書記于長江同志，經常的這樣下去會不會影響健康？他說：『過去地主逼着比這還厲害呀！如今給自己幹，累點也沒啥，等光景再好些再說吧，現在還不能鬆勁！』

解放了的農民，第一次勞動在自己的土地上，生產熱情是非常高漲的。他們貪早戀黑，忘記疲勞的辛勤耕作着，創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他們精心的『侍弄』着自己的土地，深耕細作；他們努力開荒，擴大着耕地面積。因此農民們的

糧食也一年比一年收穫的多起來。北安縣西勝利村一九四五年全村有一百九十六畝地，收了五百二十三石糧，去年擴大耕地面積到四百零三畝，產糧一千七百四十石，耕地增加了一倍多，糧食却增加了兩倍三。克山縣前年產糧六十八萬石，去年增到七十四萬石，今年更將增到八十四萬石。黑龍江全省土地改革那年，每畝地平均產糧一千五百斤，次年產一千八百斤，去年雖鬧旱災，仍提高到二千斤。

東北人民政府爲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，今年用很多的錢推廣新農具。走到田裏，到處可以看見鋤草機等改良農具在田野裏馳行。據東北人民政府統計，夏鋤中，已有四萬六千餘台改良農具出現在東北肥沃的田野裏，連春季用的改良農具，全東北已經推廣了六萬餘台。另外從蘇聯購買的三千台新式馬拉農具，一部分撥給各地公營農場，以便訓練技術培養幹部，打下明年大量推廣的基礎，一部分成套的（一套十三台，洋犁、播種機、鋤草機、收割機以至脫粒機統統都有），貸給了四十一個生產小組。數千年來爬在土地上用兩手耕作的農民，現在已經坐

在洋犁上，隨心應手的調節着機器，自由愉快的駕駛着牛馬。這樣省工又多出活，農民們感到極大的興奮。克山縣民利村楊顯亭小組貸到一套新農具，不光開了三十垧荒地，還能作到五翻五耨（現在他們正爲爭取六翻六耨而努力）。他們這組共十二戶人家，已經平均每戶有了八垧多地，每戶平均收穫六十一石糧食。每垧地的產量連新開的荒地都在內，今年要比常年產量（五石一斗）高百分之四十，達到每垧產糧七石三斗八升多。他們使用新農具，心裏說不出的高興，不論誰一駕上新農具就不由的唱起來。他們說：「咱們今天才算和牛馬分開了。」黑龍江全省，去年產糧一千四百六十餘萬石，已經是比前年增加了一百一十一萬石，而今年產量將達一千七百八十萬石，又比去年增加了三百二十萬石。

農民只要糧食收的多，一切就都變樣了。

過去農民入城來，悄悄的溜到破爛市，買點破衣爛裳估衣啥的，就又悄悄的回家了。去年秋收後，情況可大變啦！他們先到國家商店，又到市場，只要貨色好，一買就很多。克山城裏的布商，一天賣過三次光。因爲當時國家商店主要的

是黑白二色布，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，農民們便給國家商店送了個綽號叫『黑白公司』。鬧的國家商店手忙腳亂，乾着急。這是農民們要買的一方面。農民要賣的一方面呢，情形比這並不更好些。國家糧食公司原來計劃在克山縣收買四萬二千四百噸，超過計劃五千四百五十五噸後，五月底停止收購，結果糧價立時下跌，大豆跌百分之三十五，苞米跌百分之四十五，麥價跌了一半，但農民的糧食仍源源上市。爲保護農民的利益，以免『穀賤傷農』，六月中旬又開始收購。原決定三個月收購一萬零七百五十噸，開始十天即已購入了二千餘噸。

究竟農民有多少餘糧要賣呢？農民的購買力，究竟已達到了何種高度呢？今年的事實，超過了任何經驗的估計。下面是民主村商品糧及購買力的調查。這個村莊是黑龍江省克山縣一個普通的村莊。說它『普通』，主要是因爲這村不大也不算小，有一百六十九戶人家，七百一十九口人，不窮但也並不富。全村有八百七十四垧地，一百二十三匹馬，一百一十八頭牛和五十二輛車。每人平均一·二垧地，和全縣每人平均一·一三垧差不多。民主村的農民和其他實行了土地改革

村莊的農民一樣，覺悟一天比一天高，生產越來越積極，但它並不是最好的，更不是模範村。這樣一個『普通』的村莊，從去年秋後到今年五月末，已賣出餘糧二百一十三噸（每噸一千公斤合二千市斤），但據六月中旬調查，該村農民還有七、八噸餘糧急於出售，就是說它共有二百八十噸的餘糧要投入市場。從去年秋後到現在，民主村已購買十六億元（東北幣，下同）的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，在秋前還要買三億七千萬元的物品。總計從去年秋收後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三季度末一年內，民主村要購買二十億元的物品——這當然並不是它的全部購買力，因為二百八十噸糧食的價格，和同時期已經收入的八億五千萬元的副業收入，總數遠比它購買物品的二十億元為多。

民主村農民購買力的飛躍上昇，只是千百個村莊購買力飛躍上昇的例子之一。克山縣農民今年需要出售的餘糧達三十九萬二千五百石（合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二噸）；需要出售的豬鬃、馬尾、各種皮張、雞蛋、肉類以及麻等輕工業原料價值五百億元。兩項共合六千一百一十億元。這樣巨大的數字，都要買回他們

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。僅布疋一項就需要五萬四千餘疋，而且對布疋的質量，規格要求都有顯著的提高。據八個村合作社的調查，春夏季要買五分之一的青、白布和花布，五分之三的青、藍斜紋布和海昌藍、士林布。秋冬季三分之二要青、藍斜紋布，三分之一的次白布（作裏子）和花布。同時該縣農民對於生產資料，特別是生產工具的需要數量是極大的。今年全縣要添一千七百七十輛大車，十二萬斤犁鐮。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今年剛試用，農民就大量爭購，僅夏鋤用的改良鋤草培土機，就購買了一千四百台，現在試用已經成功，明年必然大量購買。

從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下解放了的農民，在短短的三年內，已經用辛勤勞動開始創造出自己的富裕生活，已經開始對城市供應着大量的糧食和工業原料，並要求着大量的工業品。而這些，正開闢着祖國工業化的寬廣的道路。

（原載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報）

幸福的東北農村

田 流

有一個農民，早先同他的弟弟和父親三個人都給地主作長工。雖然他們一年又一年地爲地主辛勤勞動，替地主生產了成千百石的高粱、大豆和許多別的糧食，使地主家大人孩子都吃得肥肥胖胖，穿的美麗漂亮，可是他們自己却整年吃不飽肚子，四個小妹妹整天餓得哇哇地哭，五十多歲的母親，冬天都穿不上一條棉褲，攜一擔『邊外』（註）的大風寒。現在這個農民有了自己的三垧多地，去年收穫二十一石，一家六口人能吃到明年秋天。還有三頭牛，三匹馬，六口人六牀被，已經是冬穿棉衣夏穿單，春秋都有襖衣穿的人家了。

註：「邊外」是肇源一帶羣衆對松花江以北北滿地區的稱呼。

這個農民叫孫柏發，家住黑龍江省肇源縣四合屯。這個小村莊在五年前（一九四五年）日寇侵佔東北期間，就和孫柏發一樣窮。全村有七十二垧地，兩家地主倒佔去了六十八垧多；二十四頭耕畜，地主佔有二十頭。二十六戶農民只有三垧多地和四頭耕畜。雖說村邊有近萬垧像冒着黑油似的肥沃的處女地，但「這也是地主的」，不讓窮人開墾。因此，這些忠厚淳樸的農民，不是變成了地主的佃戶，就是作了地主的長工。

佃戶每年要將全部收穫物的一半交給地主，另外農民還需從自己剩下的一半糧食中拿出二石五斗交給地主，作「大師傅費」（註），還要替地主交納偽滿的『出荷糧』……。僥倖剩下一點點，償還了春天種地時三分利向地主借的口糧、種籽等，落個一乾二淨，這還算是運氣好的。於是他們第二年春天又要向地主借

註：過去大部佃戶都在地主家吃飯，東北稱「糖裏膏」，每年佃戶須交二石五斗口糧費，有的地方叫「大師傅費」。

口糧、種籽，然後再種地，再開個兩手空。佃戶就這樣終年被拴在地主的土地上，成了不得翻身的農奴。當長工就更苦了。現在當了村長的王振堂，從十一歲就給地主放豬，十五、六歲就給地主當長工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，整整三十二年，到頭來田地沒賺下一畝，房屋也沒有自家的一間，三個孩子穿不上衣服，老婆二十年總穿着那件破布衫。孫怕發和他的父親，一九四一年同時給本村丁姓地主當長工，一年到頭除了需要家裏人縫補破衣裳的時候，沒敢入過自家門。可是年終一算賬，地主說他們贖工太多，把孫怕發十二石工資都扣光，又在他父親工資中扣了十石『出荷蘭』。這樣，一年辛辛苦苦掙來的三十石糧，無緣無故被扣去了二十二石！地主還不算完，又逼着他償還頭年借的五斗米，連本帶利算成六石。那時節不少地主一手拉住官廳，一手勾着胡子（土匪），稍有冒犯，不是叫你出糧，『俸仕』（當壯丁），就會有殺身的災難。父子倆只有抱頭痛哭。不償還吧，——那又怎麼敢？償還吧——一家八口就熬不過酷寒的冬天。只好苦苦哀求，說『明年再給你佬作工……』。給地主作工的人，一入地主大門，就再也